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醉杖门生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

# 醉杖門生

〔台灣〕  
云中岳 著

①上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 醉杖門生

〔台灣〕  
云中岳 著

Ⓣ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# 醉杖门生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# 醉杖门生

(上、下册)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480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000 册

ISBN7 - 6434 - 0261 - 8

(上、下册)定价: 35.8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印珮随初师九现云龙,得其严格教导,师因仗义扶弱而亡,复被酒狂收为弟子,精心授艺,并经落魄穷儒指点,艺业大进。乃尊师命,历练江湖,行侠仗义,打击谋财害命、欺男霸女诸豪强,击杀杀害恩师的黑道凶手,进而与天下第一堡的黑道豪霸雷堡主父子为敌,并击败雷少堡主。在雷家指使下,遭到众多黑道高手围剿追缉,迭次遭算被掳。但凭其智高艺精,屡次皆脱出险境。当此时,偶入池家,得到宇内第一高手池福的悉心点拨,艺业趋于精纯。

此时,妖道天风谷之子也网罗了雷堡主等众多黑道高手,要杀尽天下英雄豪杰,加紧围杀酒狂、穷儒与印珮。结果穷儒被杀、酒狂重伤。印珮为师报仇,乃只身深入沼泽,击灭黑道八大高手,在武昌袭击九阴教主窝穴,相机扫清外围,使敌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,最后设伏九鲤山,最终全歼三妖道,大荒毒叟,雷家老少堡主等及其余党。

全书结构紧密,情节紧张,打斗激烈,斗智巧妙,个中还不时点缀儿女纯情,淫夫荡女,有张有弛,调节读者情绪,令读者兴味无穷。



## 作者简介

云中岳，本名蒋林，字柏楚。祖籍广西南宁市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。

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、大宗师金庸已封笔，鬼才古龙，英年早逝；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。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，畅销不衰。其代表作有《剑底扬尘》《江汉屠龙》《八荒龙蛇》《邪神传》《匣剑凝霜》《断魂血琵琶》《铁汉妖狐》等。

策 划  
责 任 编 辑  
海 军

常 任

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  | 舍身图报 ..... | ( 1 ) |
| 二  | 重陷网罗 ..... | (25)  |
| 三  | 妖女荡娃 ..... | (46)  |
| 四  | 真假印珮 ..... | (63)  |
| 五  | 众叛亲离 ..... | (84)  |
| 六  | 恶果惨败 ..... | (102) |
| 七  | 假作风流 ..... | (120) |
| 八  | 白衣丧门 ..... | (137) |
| 九  | 章华山庄 ..... | (155) |
| 十  | 卅载情仇 ..... | (175) |
| 十一 | 义救庄主 ..... | (188) |
| 十二 | 沼泽死决 ..... | (213) |
| 十三 | 穷追老魔 ..... | (232) |
| 十四 | 深山恶斗 ..... | (251) |
| 十五 | 力歼劲敌 ..... | (273) |
| 十六 | 雾疑云诡 ..... | (291) |
| 十七 | 九阴教主 ..... | (310) |
| 十八 | 虎穴寻踪 ..... | (335) |
| 十九 | 狭路相逢 ..... | (355) |
| 二十 | 三妖毙命 ..... | (378) |

|     |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|-------|
| 二十一 | 暗夜奇袭 | (392) |
| 二十二 | 反败为胜 | (404) |
| 二十三 | 冲破埋伏 | (421) |
| 二十四 | 邪术妖法 | (442) |
| 二十五 | 罪有应得 | (456) |
| 二十六 | 茅寮惊变 | (481) |
| 二十七 | 九鲤山下 | (502) |
| 二十八 | 死亡陷阱 | (519) |
| 二十九 | 自相残杀 | (537) |
| 三十  | 剑蒂情梦 | (553) |

## 一 舍身图报

石首县，江南岸的小城。远远地，便看到城左右的绣林山与阳岐山。

绣林山在县西南两里左右，当年三国争雄，刘备在此地娶孙夫人，联吴拒魏，政治上的婚姻不久长，但艳事却流传千古。

江百里倒还记得这座锦障如林的名山，欣然道：“县城到了，咱们得救啦！”

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，到了绣林山的西南麓，山挡住了城，但总算赶到了。

已经是近午时分，饥渴交加苦不堪言，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。

县城左近，不怕水寇和私枭啦！

雇了两名村汉，抬着印珮扑奔县城。

小径绕山北而过，众人心中一宽。

迎面来了一位中年和尚，披了袈裟，未戴僧帽，戒疤闪闪生光，一手托钵，一手持杖，低着头缓步而来。

江百里领先，左婷在中间照料抬着的印珮，赵奎断后，兵刃以布巾裹住。可是，身上的血迹却极为岔眼。

双方越来越近，江百里毫无戒心，首先向右移。抬着印珮的两个村汉，也准备避于道右。对出家人，村汉们皆怀有五七分敬意。

即将错身而过，和尚突然抬头，咧嘴一笑道：“你们才来么？”

江百里闻声知警，火速移位。

晚了，和尚右手的缘钵一扬，兜头砸到。

江百里百忙中举刀急拨，身形急闪。

上下不能兼顾，而且变生仓卒，措手不及，“啪”一声挡住了缘钵，缘钵四分五裂。

同一瞬间，右肋挨了一杖。

“哎……”江百里惊叫，直跌出丈外，这一杖份量不轻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和尚狂笑，窜入路右山麓的密林，如飞而遁。

左婷惊怒交加，衔尾狂追。

和尚往林深处钻，狂笑道：“哈哈！郑施主在前面等候大驾，回头见。”

赵奎急叫道：“穷寇莫追，小心中伏。”

左婷醒悟，火速回头。

这一带林深草茂，确是易中暗算，遇林莫入，古有明训。

江百里的腰脊，几乎被打断，总算应变迅疾，并未挨实，伤虽不算太严重，但已站不直腰了。

赵奎砍了一根树枝作杖，扶起江百里悚然地说：“乘风破浪比咱们先到，糟了。咱们应该想到，沿江的城镇全是私枭的势力范围，江两岸百里之内决无安全，咱们不该到石首城来。

两个村汉脸都白了，放下担架说：“脚力钱我们不要了，抱歉，抱歉。”说完，扭头撒腿便跑。

屋漏又遭连夜雨，船破偏遇顶头风；赵奎心中叫苦，真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进退无门啦！

“咱们进还是退？”江百里软弱地问，痛得咬牙切齿额上冒汗。

“咱们进退无门，只有冒险而进。”赵奎说。

印珮也说：“对，只有进或可有生路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挣扎而起。

左婷惶然扶住了他，急道：“你不能走，我……”

他站稳了，淡淡一笑道：“不，你扶我一把，我不是扶不起的阿斗，走！”

路北的竹林内，钻出一个青衣大汉，狂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！天罗

地网已经布就，除了留下脑袋，走哪条路也是一样。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狂笑声中，退回竹林一闪不见。

前面树影中又窜出一个中年人，剑隐肘后点手叫：“快来纳命，大爷早些送你们到枉死城报到。”

赵奎放下江百里，咬牙道：“我去捉他来问问。”

中年人远在三十步外，冷然扬剑立下门户。

赵奎大踏步而进，拔刀出鞘。

印珮扶着左婷，向前迈步，说：“跟上，咱们不能落单。”

江百里以手掩胁，勉强举步。

赵奎急怒攻心，脚下加快。

路南的水沟深与腰齐，且有茅草在沟旁生长，人躲在沟中，丝毫不露痕迹。

中年人也向前迎，冷笑道：“赵奎，这里是你埋骨之所。”

二十步，十五步……

沟旁茅草一动，电芒飞射赵奎的背心。

“小心身后！”印珮大叫。

赵奎闻声知警，向侧急闪。

第二道电芒，及时到达。

“哎……”赵奎惊叫，身形一晃。一枚透风镖射入他的右股，打击力奇猛。

“哈哈……”狂笑声刺耳，沟中跳出一个豹头环眼大汉，左手扣住一枚透风镖，盯着踉跄而来印珮狂笑。

左婷腿快，挡在印珮面前急叫：“让我上，你留下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两个强敌同时狂笑。

赵奎吃力地转身，咬牙切齿地向大汉走去，脚下沉重，一步一顿。

电芒一闪，透风镖又到。

赵奎想闪避已力不从心，难逃大劫，身形一晃，镖排空直入，贯入右肋。

他连退两步，几乎栽倒，但仍然站稳了，重新举步逼进，脸色泛灰，咬牙切齿状极可怖。

大汉一怔，随即哼了一声，探手入囊又取出一枚透风镖，

这瞬间，青虹划空而至，没入大汉的左肋背。

大汉身形一震，镖失手坠地，手向后摸索。

赵奎脚下一紧，向前冲。

他后面的中年人一惊，一声怒啸飞扑而上。

左婷飞跃而上，急叫：“赵叔小心身后……”

赵奎大吼一声，扭身便倒，扭身的刹那间，单刀脱手后掷。

中年人已扑近至八尺内，相距近冲势猛，单刀一闪即至，怎避得开？“嚓”一声刀尖插入小腹，人仍向前冲。

左婷飞跃而过，单刀一挥。

“铮！”中年人的剑被崩飞，大叫一声，挥倒在地，恰好跌在赵奎身旁。

同一瞬间，发镖的大汉一声厉吼，砰然倒地。

印珮稳定地走近，拔出大汉肋背上的青锋录，长叹一声说：“你偷袭，我暗算，以牙还牙。老兄，你不能怪我狠，这次偷袭，在下毫不感到惭愧。”

大汉浑身颤抖，厉叫道：“你用何种暗器，击……击破了我的混……混元护……护体气功？你……”

“你不必问了。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唉……”大汉吐出最后一口气，身躯一软脑袋下牵。

左婷一阵好忙，将赵奎扶至路旁起镖上药裹伤。

镖伤及内腑，赵奎已奄奄一息，伸出颤抖不稳的手，死死抓住左婷的手，虚脱地说：“小……小婷，你……你背了印……印珮逃生

去吧。我……不要管我了……”

“赵叔……”姑娘哭叫。

“小婢，我……我好……好恨，九……九泉之……之下，有……有何面目见……见令尊……”

“赵叔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死不瞑目……”

印珮坐在一旁，叫道：“赵爷，振作些，你如果不想死，会支持下去的。”

赵奎眼前模糊，吃力地摸索，捉住了左婷的与印珮的手，气若游丝地说：“印珮，照……照顾小……小婷，她……她是个好……好姑……姑……姑娘……”

话未完，一口气接不上，猛烈地抽气。

江百里掩面抽气咬牙，泪下如雨叫：“老赵，老……赵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赵奎大叫一声，身躯一震，溘然长逝。

“赵叔……”左婷疯狂地泣叫。

印珮木然地伸手抹下赵奎的眼皮，以颤抖的、坚毅的声音说：“赵前辈，除非我死了，不然，我不会令你失望，不会让你含恨九泉。”

他挺身而起，冷然拾起剑，说：“小婷，你抱起赵叔。”

他领先而行，一步步坚定地向前走。

他完全将创口置于底外，创口的痛楚神奇地消失了。

佛门弟子中的苦行僧瑜珈，据说可赴火入水而丝毫不感痛苦，意识可进入无我境界，无人相无我众生相，生死寂灭了无痕迹。其实，有些人也可办到，腹裂肠穿，仍可横戈跃马冲锋陷阵。

奇迹出现，印珮也办到了。

直至踏入城门，竟然无人再出面拦截。

进城百步，街左出现一座广场，本城第一大寺兴元寺在望。

街上行人众多，跟来一大群看热闹的人。

如果人群中有人暗算，万无幸免。

印珮剑隐肘后，大踏步进入寺门，向迎出的知客僧说：“弟子姓印，借贵寺安灵寄厝，务请大师方便。”

知客僧一看不对，怎敢拒绝，念了一声佛号，说：“施主吩咐，怎敢不尊？请随小僧至静室安顿。”

迎面站着一位青衣大汉，挡在去路哼了一声，冷笑着抱肘而立。

印珮虎目怒睁，冷电四射踏前一步。

大汉打一冷战，变色让路。

安顿毕，左婷失了踪。

青衣大汉被印珮的眼神所慑，退至禅房找到主持法师，纠缠许久，方才悻悻地出寺，径奔北门码头。

将近十字街，右肩突然搭上了一只纤手，纤手柔若无骨，但重量似有千斤，整个人麻木发僵，脸色大变，惶然叫：“是……是谁？别开玩笑……”

“你贵姓？”是女人的声音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不说？哼！”

“哎……哎唷！我……我姓罗，叫罗威。”

“乘风破浪在何处立舵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劳驾，带路。”

手松开了，大汉如释重负，浑身轻松，扭头一看，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惊恐地叫：“左……左姑娘……”

“带路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只有一个人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不然，你得死！”左婷凶狠地说。

“我……我带你去。”

“走！”

到了西码头，开始有人跟在后面，但没有人出面阻拦，全用困惑的眼神向姑娘的背影注视。

罗威在一般有篷舱的轻舟前停步，向舱面的两名水夫叫：“快禀知长上，左姑娘求见。”

舱门拉开，里面有人叫：“有请左姑娘，舱里见。”

左婷赤手空拳，毫无惧色，大踏步登船，毫不迟疑地进入船舱。

乘风破浪席地而坐，两侧共有八个人，或坐或立，冷然目迎不速之客。

乘风破浪呵呵笑，伸手虚引说：“稀客稀容，左姑娘，请坐。”

她冷然坐下，说：“你如意了，姓郑的。”

“呵呵！姑娘的火气倒是很旺哩！来人哪！奉茶。”

一名大汉奉上一杯茶，左婷接杯顺手抛出舱窗外，冷笑道：“本姑娘不是为喝茶而来的。”

乘风破浪桀桀笑，说：“对，你是为报父仇而来，我几乎忘了。”

左婷深深吸入一口气，沉静地说：“我原以为你是光明磊落的江湖大豪。”

“不是么？你失望了？”

“原来却是个卑鄙无耻之徒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天下间的人，有几个不卑鄙的？如果在下是圣人，便用不着吃这口江湖饭了。左姑娘，这年头不会再有圣人了，古往今来生生死死有万万千千，又有几个圣人？三代以后，圣人绝了种啦！哈哈！你想我做圣人么？”

“哼！对我一个孤零零的小女子，你未免太过份了。”左婷冷冷地说。